

“骆驼舞”里的丝路基因——青海撒拉族“骆驼舞”的中亚渊源

丁之羽

青海师范大学, 青海 西宁 810000

[摘要] 撒拉族是我国西北地区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 其独特的迁徙历史赋予骆驼特殊的情感寄托与神圣意义。“骆驼舞”是撒拉族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 能够彰显文化、历史、艺术、文学等多维度特色。本文通过梳理撒拉族族源、迁徙史等内容, 结合“骆驼舞”的表现形式及特征内涵, 揭示其所蕴含的中亚文化渊源。研究表明, “骆驼舞”不仅是撒拉族历史渊源的活态呈现, 更能代表丝绸之路的多元文化互融共生, 对传承与理解撒拉族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撒拉族; “骆驼舞”; 丝路基因; 中亚渊源

DOI: 10.64635/ja.2026.1457

中图分类号: J722.22

文献标识码: A

Silk Road Genes in the “Camel Dance”: The Central Asian Origins of the Salar “Camel Dance” in Qinghai

Ding Zhiyu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Qinghai 8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Salar ethnic group is a distinctive minority group in Northwest China, and its unique migration history has endowed camels with special emotional attachment and sacred meaning. The “Camel Dance”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rt form of the Salar people, reflecting multidimens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culture, history, art, and literature. By sorting out the ethnic origin and migration history of the Salar people, and combining the expressive forms, features, and connotations of the “Camel Dance,” this paper reveals its Central Asian cultural origin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Camel Dance” is not only a living presen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Salar people, but also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coexistence along the Silk Road, and it has important value for inheriting and understanding Salar culture.

Keywords: Salar ethnic group; “Camel Dance”; Silk Road genes; Central Asian origins

引言

撒拉族主要聚居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少量人口分布于甘肃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新疆伊宁县等地, 现有总人口约 14 万, 循化街子镇是族群文化核心发源地。撒拉语归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乌古斯语支, 族群无专属文字, 日常通用汉文记录历史与民俗。现有民族史、语言学研究证实, 撒拉族先民为元代中亚撒马尔罕撒鲁尔部落, 13 世纪为躲避战乱沿丝绸之路南道向东迁徙, 历经七百余年与藏、汉、回等周边民族通婚融合, 形成稳定独立的民族共同体。

清代伊斯兰教派分化之后, 宗教规训对民间歌舞形成严格约束, 撒拉族传统乐舞长期处于传承断层状态, 学界曾普遍存在“撒拉族无传统舞蹈”的认知偏差。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全国《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普查工作推进, 骆驼舞才被完整发掘整理, 填补了撒拉族传统舞蹈研究的空白。现有相关研究多聚焦骆驼舞表层表演流程与民俗记录, 较少将其放置丝绸之路跨境文化流动视域展开分析, 针对其中亚突

厥文化、伊斯兰符号体系的溯源论证相对单薄。基于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本文依托地方志、田野口述资料与已有民族学研究成果, 从族群迁徙历史、表演叙事文本、物质服饰符号、宗教精神内核四层维度深挖骆驼舞原生中亚文化基因, 阐释其作为丝路文明交融化石的独特学术价值, 同时结合当代非遗传承现状提出现实思考。

1 撒拉族族源与骆驼舞的生成背景

撒拉族是我国西北地区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 分布于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 以及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自治县、新疆伊宁县等地^[1]。撒拉族总人口约 14 万人, 其中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是撒拉族核心聚居区, 也是撒拉族文化的典型代表。

撒拉族使用撒拉语, 部分群众兼通汉语和藏语, 无本民族文字, 日常一般使用汉文。撒拉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乌古斯语支, 保留着古代乌古斯语支的特征。经大量学者研究证实, 撒拉族的族源可追溯至元代中亚撒马尔罕的乌古斯人支系——撒鲁尔人。撒

鲁尔人唐代原居中国北方，后西迁至中亚；元代时期从撒马尔罕东返，经长途迁徙最终在青海循化等地定居。撒拉族祖先抵达循化后，与当地藏族、回族、汉族等多民族融合，在文化互鉴、通婚繁衍的长期影响下，逐步形成兼具多元文化基因的稳固民族共同体，迄今已有 720 余年历史^[2]。

撒拉族东迁循化之前是否存在传统歌舞，因无史料记载现已无法考证。但撒拉族定居循化后的 700 多年间，在与周边藏、回、汉等民族的共同生活中，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民间歌舞。自清乾隆年间撒拉族伊斯兰教内部分派后，受宗教观念约束，这类舞蹈一度濒临失传；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撒拉族也曾因资料匮乏被误认为没有歌舞。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民间舞蹈集成”普查工作开展，才发掘出为数不多的撒拉族民间歌舞资料。“骆驼舞”是撒拉族留存至今的艺术品类中文化代表性最强的艺术形式，集中反映了撒拉族的族源历史与东迁历程^[3]。

2 骆驼舞表演文本中的中亚迁徙叙事基因

“多依奥依纳”（撒拉语，意为“骆驼舞”）是撒拉族的传世艺术，属于叙事性歌舞，通常在婚嫁喜庆场合表演。传说撒拉族先民是牵着骆驼跋山涉水迁居至此，为让后代铭记本族迁徙史而创制此舞^[4]。由于撒拉族没有本民族文字，“骆驼舞”成为挖掘其中亚渊源与东迁记忆的重要载体^[5]。

“骆驼舞”是集文学、音乐、舞蹈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早期研究中相关文献多称其为“骆驼戏”。“骆驼舞”的表演体裁相对简短，而戏曲类表演往往篇幅更长，拥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叙事架构。以乐舞这一概念界定该艺术形式，并不会抹杀它的叙事特质，反而能更精准地凸显其外在的艺术形态特征。除此之外，将其命名为“骆驼舞”，也更契合乐舞表演自带的仪式属性：该表演依托盛大民间民俗仪式上演，承载着先民记忆，构建起一场“古今对话”——也就是借助民俗实践与先祖传说产生精神联结；同时依托歌舞表演，向后世子孙与观者传递文化底蕴。基于以上缘由，“骆驼舞”这一叫法慢慢取代了“骆驼戏”，成为学术界研究时统一使用的标准名称^[6]。

撒拉族祖先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骆驼是其“生命之舟”。13 世纪蒙古西征打通欧亚大陆通道，部分撒鲁尔部落为躲避战乱、寻找新牧场，沿丝绸之路南道支线东迁。这条迁徙路线从撒马尔罕出发，经天山北路进入嘉峪关，再经甘肃酒泉、甘州（今张掖）、宁夏、秦州（今天水）、伏羌（今甘谷）、临羌（今

湟源），最终抵达青海河湟谷地（今西宁、循化一带）。迁徙的艰辛催生了“骆驼舞”的雏形：驼队昼夜兼程，驼铃不绝，赶驼人用撒拉语哼唱、模仿骆驼动作自娱，既为缓解疲惫，也为传递生存希望。据撒拉族老艺人回忆，早期“骆驼舞”“无固定程式，全凭记忆”：舞者用粗麻布裹制成骆驼造型，模仿骆驼毛色与体态，两人一组，一人扮“驼头”执缰绳，一人扮“驼身”扶驼布；动作仅含“昂首探路”“踏蹄前行”“甩尾驱蚊”三类，配乐为驼铃“叮当”声、商队号子“哎哟”声，以及撒拉语念白的“走稳些”“前面有草滩”，这些元素本质上是撒鲁尔人“沙漠生存经验”的肢体化表达。

“骆驼舞”的故事背景源自一则充满神话色彩的传说：很久以前，中亚撒马尔罕生活着尕勒莽与阿哈莽兄弟，二人深受百姓爱戴，却遭国王嫉恨。国王为陷害兄弟俩，趁其外出时将宰好的牛头置于二人屋顶，随后派人搜查“赃物”，栽赃兄弟俩偷牛并欲施惩罚。幸有证人证明其不在场，国王无法定罪。经此一事，尕勒莽兄弟唯恐再遭迫害，便率领族人牵着一只白骆驼，驮着故乡的水、土与《古兰经》离开撒马尔罕向东进发。出发时，当地一位学者嘱咐他们带上故乡的水土，并叮嘱：若找到的新居地水土与家乡一致，便可定居。族人历经千辛万苦，长途跋涉来到循化，引领队伍的白骆驼忽然在一泓清泉中化为白石。众人想起临行嘱托，将家乡的水土与泉边水土比对，发现完全一致，便认定此处是理想的新家园，就此定居循化。

3 服饰道具：骆驼舞可视化中亚文化符号

“骆驼舞”是循化地区婚礼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地民俗活动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之一。它既是研究撒拉族物质与精神文化形态的核心依据，也综合反映了撒拉族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与民族特性^[7]。

“骆驼舞”的内容涵盖对白、独白、呼应与舞蹈，演出时长约 1 小时，通常由 4 人出演：两人反穿羊皮大衣，一前一后扮作骆驼形象；一人饰演撒拉族祖先尕勒莽，身穿长袍、头缠箍巾、手牵骆驼；另一人饰演本地蒙古人，与尕勒莽展开对话。驼背褡裢中装着从撒马尔罕带来的《古兰经》、水、土等物品，表演者在边唱边叙中讲述祖先长途跋涉、艰苦迁徙的经历。舞蹈动作以手势与走步为主，风格简练，驼铃随走步节奏不规律响动，无额外乐器伴奏。表演时艺人在院落中央演出，观众席地围坐并参与对答，表演者与观演者互动频繁，气氛热烈，观众情绪随情节推进起伏，时而忧伤、时而欢快。

3.1 迁徙叙事

“骆驼舞”开篇以对白切入，借由本地蒙古人之口与尕勒莽展开问答，不仅厘清了撒拉族的族源脉络，亦详述了先民自中亚东迁时的随身信物——涵盖《古兰经》、衡器、水土样本及净仪提壶等，并阐明了迁徙初衷。随后的独白环节，尕勒莽回溯了辗转历程：自中亚启程，因故未能在金扎、明扎（中亚古地名）、吐鲁番及甘家滩等地驻足，最终择定于循化街子。其间三次仪礼性停顿颇具深意：每至间隙，众皆齐声高呼撒拉语应答词“依得日”（意为“是的”）；尕勒莽随之搁杖垂手，抬臂举掌、以拇指抵耳根作祈祷状，捧手接“都哇”（祷词）以求护佑，抹面后复执杖牵驼，偕阿哈莽绕场一周再行讲述。故而，该段落实为独白、肢体语汇与群体呼应的复合叙事。第三部分回归对白，追忆白骆驼昔日在撒马尔罕喜食馓子、糖包与越冬腌肉，且排泄物状若核桃的轶事。终章融对白与舞姿于一体：饰演骆驼者轮番演绎展肢平卧、团身蜷卧、翘尾直立及腾跃之态，末了向围观者抛撒核桃等干果，寓吉祥之意^[8]。

3.2 服装道具

“骆驼舞”的服饰道具较多保留了中亚风格特征。剧中尕勒莽的扮演者身着白色长袍，头缠“达斯达尔”（撒拉语，意为白头巾），腰系红腰带，外套青夹甲，脚踏短靴，身披大红披风，整体风格庄重质朴、慈祥亲和。这种从头饰到衣靴的完整搭配，完全体现了中亚撒鲁尔人的服饰风格，与当代撒拉族日常服饰差异较大。“达斯达尔”头饰总体受阿拉伯服饰风格影响，过去仅为阿訇等宗教人士佩戴，如今已成为普通信众参与重要宗教活动的标配头饰^[9]。剧中的阿拉伯短刀、《古兰经》、秤、提壶、拐棍等道具，均与撒拉族的宗教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可溯源至中亚突厥民族撒鲁尔人的宗教信仰与文化传统^[10]。

3.3 宗教渊源

数百年来，撒拉族受伊斯兰教教义约束，禁止偶像崇拜，传统乐器仅存口弦，且音量微弱，仅能近距离聆听，演奏受到极大限制。“骆驼舞”以民族迁徙史为核心主题，内容厚重，表演形式简朴，不允许加入喧闹的歌舞伴奏，因此整体以念白为主，无乐器伴奏^[11]。

4 撒拉族对骆驼“神圣性”的传承

在中亚文化中，骆驼不仅是生产交通工具，更具有神圣属性：波斯神话中骆驼是“沙漠之神”的坐骑，突厥传说里骆驼能“指引迷途者”。撒鲁尔迁徙队伍

将这种信仰带入青海，使“骆驼舞”从普通的娱乐活动升华为庄重的仪式实践。在婚礼这一特定场合演出“骆驼舞”，充分体现了其仪式性功能，这种表演形式也逐渐内化为撒拉族群体的文化认同力量，深深扎根于民族集体记忆之中，以独树一帜的艺术形态彰显着撒拉族的族群意识^[12]。

“骆驼舞”中的“骆驼”是核心叙事符号，其形象与商贸、迁徙等历史活动紧密关联，在各类塑像、壁画中频繁出现，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撒拉族在乐舞叙事中以“骆驼”指代先祖迁徙经历，将骆驼温顺、坚韧、顽强的特质神圣化、拟人化，以艺术化的表达唤醒族群情感共鸣。骆驼对撒拉族的意义极为特殊，既承载着迁徙途中的苦难记忆与背井离乡的复杂情感，也代表着宗教层面的“神圣性”。

在伊斯兰宰牲祭祀传统中，骆驼属于“大牲”，《天方典礼》记载：“骆驼大牲，宜祀宜负。”^[13]且骆驼兼具与伊斯兰精神契合的五种德能：“舒行而经，踏虫不伤，仁也；一驼未至，群驼不饮，一饮未毕，群驼不去，义也；一驼为之领，群驼从之，不敢先，不敢犯，礼也；风未至而先觉，水未见而先知，智也；约食之期不至不鸣，信也。此之谓五德。”可见骆驼在伊斯兰文化中具有崇高的象征意义。加之白骆驼数量极少，万中无一，尤为珍贵，因此白骆驼被撒拉族人视为灵异之物。迁徙途中“地方高洁，其性不移，若地上卑湿，则失其性”，骆驼吃苦耐劳的品格以及对洁净水土的感知能力，使其成为撒拉族先祖迁徙择居的重要工具与神圣向导，白骆驼化为白石选定的居地也被赋予了真主指引的神性色彩，从宗教层面印证了循化地区是撒拉先民最适宜的定居地。骆驼择圣地显圣迹的行为，使其成为撒拉族迁徙精神的核心象征。从这一象征符号的生成过程来看，伊斯兰信仰对撒拉族的文化建构具有重要意义^[14]。

在撒拉族的集体精神世界中，“骆驼”不仅是不可替代的具象文化符号，更是思想情感的载体，因此成为撒拉族婚礼仪式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5 骆驼舞的综合文化价值与当代传承思考

“骆驼舞”作为青海撒拉族的文化标识，以艺术化的方式留存了本民族的丝路记忆。从撒马尔罕到河湟谷地，从驼队商旅到婚礼仪式，骆驼不仅是迁徙路上的“生命工具”，更被赋予了“神圣向导”的文化象征——它承载着撒拉族对故土的眷恋、对信仰的坚守，以及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在历史长河中，“骆驼舞”曾因宗教约束一度濒临失传，却在当代“民间舞

蹈集成”的普查工作中重获生机，这既是留给后人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撒拉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15]。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双重背景下，“骆驼舞”的价值早已超越民族边界，成为丝绸之路文明互鉴的重要实证。文化传承的核心不仅是形式内容的延续，更是民族文化认同与精神脉络的赓续。未来如何让“骆驼舞”在保留核心文化基因的同时融入现代生活，如何在年轻一代中激发文化共鸣，是撒拉族文化保护工作的重要课题。唯有如此，才能让“会说话的骆驼”继续讲述民族历史与丝路故事，让跨越千年的文化血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

【参考文献】

- [1] 国家统计局. 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22)[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2.
- [2] 马盛德. 西北地区回族、撒拉族、维吾尔族民间婚俗舞蹈比较研究(连载)[J]. 西北民族研究, 2004(04): 149-159.
- [3] 苍海平. 撒拉族音乐文化概论[M]. 上海: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0: 1-3.
- [5] 王海龙. 从“骆驼舞”仪式行为解析撒拉族传统文化[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35(03): 117-119.
- [6] 高德翔. 符号记忆与文化认同——撒拉族“骆驼舞”的研究与思考[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6(05): 140-144.
- [7] 郭晓虹, 王海龙. 撒拉族“骆驼戏”仪式文化解读[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6(02): 128-130.
- [8] 王海龙. 从“骆驼舞”仪式行为解析撒拉族传统文化[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35(03): 117-119.
- [9] 马盛德. 西北地区回族、撒拉族、维吾尔族民间婚俗舞蹈比较研究(连载)[J]. 西北民族研究, 2004(04): 149-159.
- [10] 高德翔. 符号记忆与文化认同——撒拉族“骆驼舞”的研究与思考[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6(05): 140-144.
- [11] 刘羽. 论撒拉族“多依奥依纳”的悲剧因素[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09.
- [12] 齐东方. 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骆驼[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04(06): 6-25+156.
- [13] 刘智. 天方典礼[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435.
- [14] 刘羽. 论撒拉族“多依奥依纳”的悲剧因素[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09.
- [15] 常海燕. 撒拉族“骆驼戏”的历史形态探析兼及民俗文化的生存法则[J]. 青海社会科学, 2010(05): 114-117.